

剪燈新話

外二種

〔明〕瞿佑等著

話新燈剪

外 二 种

〔明〕瞿佑等著

周 夷 校 注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上 海

剪 燈 新 話

外二种

〔明〕瞿佑等著

周 夷 校 注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2 弄 1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零捌陆号

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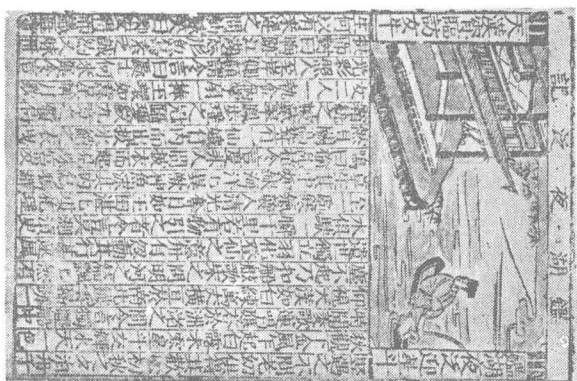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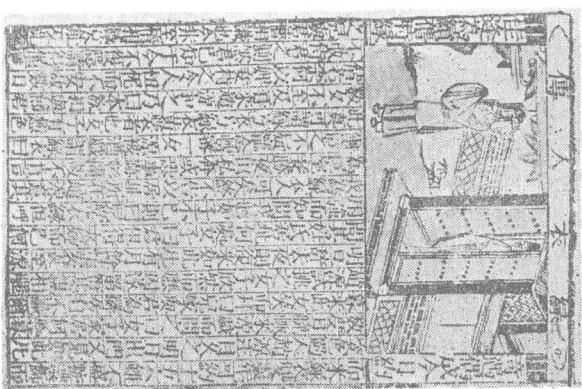
書号 103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张 11 5/16 插页 1 字数 271,000

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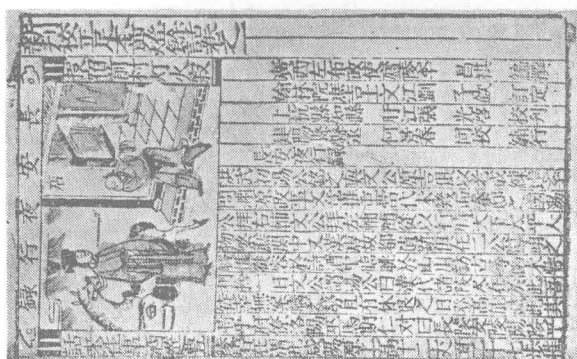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6) 1.10 元



明刊本“剪燈新話”“鑑湖夜泛記”“綠衣人傳”書影

(上海圖書館善本室藏)



影書“仙遇慢”“錄行夜安”“話餘燈剪”“本刊明

(上海圖書館善本室藏)

前言

一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同样用了傳奇这一名称，一种是用古文写的短篇小说，一种则是长达数十齣的戏曲。前者盛于唐代，后者盛于明、清。后人为了在二者间加以区别，称前者为傳奇文或傳奇小說，而把后者逕称为傳奇。

傳奇小說在唐代中叶作者最多，自唐以后，便逐渐走着下坡路，宋人模倣的作品虽多，但工力已远不如唐人，元代作者更是少得可憐，只有『嬌紅記』等几篇。直到明初，傳奇小說才重新兴盛起来，山阴（一作錢塘）瞿佑（宗吉）的『剪灯新話』倡导于前，廬陵李贄（昌祺）的『剪灯余話』繼之于后，他们的作品在文題意境方面虽都追摹唐人，但在写作技巧上，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文笔殊冗弱不相副。』不过因为内容都是烟粉、灵怪一类，很受当时讀者的欢迎，做倣者紛起，甚至使統治階級也不得不加以禁止。直到嘉靖初年，文網較寬，文坛才漸漸恢复了生气，但傳奇小說的作者还不多。邵景詹模倣『剪灯』二种而作的『覓灯因話』，出现在万曆时期，文笔虽别有一种朴素遒劲的地方，但辞藻已較遜。这三种傳奇小說，是溝通唐宋傳奇与『聊齋志异』之間的桥梁，在文学史上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剪灯新話』的作者瞿佑，很早就有詩名。他的作品，除了『剪灯新話』外，還有『春秋貫珠』、『閱史管見』、『通鑑輯覽鑄誤』、『詩經正葩』、『大藏搜奇』、『學海遺珠』、『香台集』、『香台續詠』、『香台新詠』、『詠物詩』、『存齋詩集』、『存齋遺稿』、『鼓吹續音』、『屏山佳趣』、『乐府遺音』、『余清詞』、『余清曲譜』、『天机云錦』、『游艺录』、『乐全稿』、『归田詩話』等，現在只有『剪灯新話』、『归田詩話』、『詠物詩』三種流傳，其他多半亡佚了。相傳在他十四歲的時候，他父親的好友張（『堅瓠集』作『章』）彥復由福建來訪，他父親具雞酒款待，恰好他從學中回來，張彥復要試他才學，就指雞為題，命他賦詩一首，他應聲吟道：『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名聲五彩毛，自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張彥復大為稱賞，手画桂花一枝，并賡以詩道：『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原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他父親很是得意，就造了個堂叫傳桂堂。那時最有名的文人楊維禎（字廉夫，号鉄崖）和他叔祖瞿士衡是知交，有一天，維禎走訪士衡于傳桂堂，瞿佑見到他的香奩八詠，即席倚和，俊語疊出，維禎击节歎賞，對士衡說：『此君家千里駒也！』自此聲名傳播一時。但他虽有才學，却生不逢辰，流落不偶，只做了些教諭、訓導（均學官）、長史等類的微職，甚至还因作詩蒙禍，被謫戍保安十年，才得放归。

关于『剪灯新話』的作者，有一些不同的說法。但管凌云翰在序中說『秋香亭記』是瞿氏自己的写照，犹元稹之于『鶯鶯傳』；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也說：『或謂『秋香亭記』乃宗吉事，使其果然，亦元

微之「会真」意也。』但后来却有人说『新話』非瞿氏所作。『都穆談纂』說：『予嘗聞嘉兴周先生鼎云：「新話」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郑公之后，家杭州吳山上。楊廉夫在杭，嘗至其家，富生以事他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戏为作此，將以貽主人也。宗吉少时，为富氏养塋，尝侍廉夫，得其稿，后遂掩为己作。惟「秋香亭記」一篇，乃其自笔。』

說『剪灯新話』是楊維禎作的，未免有些荒謬。楊維禎文名虽盛，但这一类傳奇小說却非他所擅長，他所写的『啞娼傳』，文采就远不如『新話』，难怪『都穆談纂』的作者也不相信，要說『今觀「新話」之文，不类廉夫』了。大概因为『新話』出版后风行一时，有些人心怀嫉妬，所以造作这种蜚語，想降低瞿氏的声誉。

『剪灯余話』的作者李昌祺，官职比瞿佑要高得多，他是永乐癸未（一說甲申）进士，做过翰林院庶吉士，还曾参加修『永乐大典』的工作，以礼部主客郎中权知部事，外調做到广西、河南左布政使。『明史』有他的傳。作品除『剪灯余話』外，还有『运甓漫稿』、『容膝軒草』、『侨庵詩余』。

李昌祺显然是很服膺瞿佑的，他的『余話』完全是在模倣『新話』，不但篇数相等，而且故事的取材也差不多；只有『至正妓人行』一篇詩作是『新話』所沒有的。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好夸炫他的才学，在作品中穿插进許多和正文沒有关系的詩詞，因此数量虽和『新話』相等，篇幅却比『新話』多出一倍。他是一位集句的能手，安磐說：『余話』中的集句頗为可取，如「不將脂粉浣顏色，惟恨緇尘染素衣。」汉朝冠盖皆陵墓，魏国山河半夕阳。」对偶天然。」这倒不是溢美之誉。

李昌祺因为官階較高，不象瞿佑那樣微秩末位，而『剪灯余話』中又粉飾閨情，拈掇艷語，便被当时一般卫道之士目为白圭之玷。『列朝詩集』說李氏死后，『議祭于社，乡人以此短之，乃罢。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其然岂其然乎？』都穆談纂』也說：『景泰間，韓都宪雍巡撫江西，以廬陵乡賢祀学宮，昌祺独以作『余話』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歟！』这都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一般卫道之士是如何压制象傳奇小說这一类的作品。

『剪灯因話』的作者邵景詹，生平事蹟不詳。据他書中小引所叙，此書系著于万曆二十年壬辰，即公元一五九二年。全書仅兩卷，共八篇，文笔較為朴实，很少辭藻点染，大概这时的文体，已濡染八股气息，正如方苞批評明代隆、万間的文章时所說，『气体蒸然』了。但它曾給天启間的拟話本小说以相当影响，馮夢龙、凌濛初都會在这部『剪灯因話』中擷取題材。

三

『剪灯新話』和『剪灯余話』在我国早已沒有足本流傳，明人高儒『百川書志』所載『新話』仅有十一篇，乾隆时的坊刻本，『余話』仅有十四篇；同治年間出版的『剪灯叢話』，所收二書，都各只有兩卷，篇数都已不足。但在日本，却有庆長、元和間所刊活字本，篇数最完全，董康据以翻刻，二書始全璧复归中国。一九三一年，上海华通書局曾用鉛字排印，今已不可多得。一九三六年，郑振鐸为生活書店編印『世界文庫』，曾把二書收入第六至第九册內，『余話』并用乾隆本校勘，但并无單行本。中央書店曾

据『世界文庫』翻印，『新話』虽篇数完全，『余話』却只到『鸞鸞傳』为止，并非全璧。

本書是以董氏誦芬室刊本为底本，而校以『世界文庫』和乾隆本、同治『剪灯叢話』本。『覓灯因話』就在『剪灯叢話』內，明徐勣『紅雨樓書目』中著录有这書，但一般人很少見到，所以把它附在卷末。除了上述各种本子外，我还曾用其他各种書籍參校，如『金凤釵記』、『联芳楼記』、『滕穆醉游聚景园記』、『牡丹灯記』、『翠翠傳』、『綠衣人傳』、『秋夕訪琵琶亭記』、『凤尾草記』、『瓊奴傳』、『至正妓人行』等，都以『古今圖書集成』校勘；『渭塘奇遇記』以『孤本元明杂剧』中的『王文秀渭塘奇遇』校勘；『听經猿記』以『元明杂剧』中的『龙济山野猿听經』校勘；『賈云华还魂記』以『古本戏曲叢刊』內的『洒雪堂傳奇』、『西湖二集』中的『洒雪堂巧結良緣』和『古今圖書集成』內的『魏鵬傳』三种本子校勘；『貞烈墓記』、『唐义士傳』則以『輟耕录』校勘；『桂迁夢感录』、『三山福地志』、『芙蓉屏記』、『秋千会記』、『臥法師入定录』則以『警世通言』和『拍案惊奇』校勘，虽然文言和白話不同，但也可以校正書中所載詩詞和标点、断句的是否正确。为了校正詩詞，我还参考了各种詩集和詞集。不过我并没有在書后附什么校勘記，因为現在不是做繁瑣的考据工作的时候，讀者所要欣賞的也是作品本身，加上校勘記反而近似蛇足。

在『剪灯新話』的附录中，我还加进了一篇『寄梅記』。这篇文章，据『古今圖書集成』所載，是瞿佑作的，明末詹詹外史編的『古今情史类纂』中很多『新話』、『余話』的文章，这篇也被收集在內，文笔确和『新話』中各篇相仿，『西湖二集』也曾把它改写做話本，名『寄梅花鬼關西閣』。把它附在『新話』后面，大概錯不到那里去。

为了顧到一般讀者的文言程度，我在每篇作品后面都加了一些註釋，以幫助讀者的理解。這些註釋很費過一番功夫，尤其是李昌祺，好炫示他的才華，在『余話』中引用了不少偏僻的典故，『至正妓人行』甚至以蒙古語入詩，使我幾乎翻遍了『華夷譯語』、『元朝秘史』、『元史譯文証補』，往往為了註釋一個名詞，費上好幾天的時間。儘管這樣，還是有好幾條名詞查不出它的來源。同時註釋也難保沒有遺漏和錯誤的地方，這些都希望海內學者不吝指教。

周

夷 一九五七年五月

剪燈新話

〔明〕瞿

佑著

剪燈新話四卷，附錄一卷。錢塘瞿佑宗吉著，古傳記之派也。託事興辭，共記十一段。但取其文采詞華，非求其實也。

百川書志六 史部 小史

作者小傳

瞿佑，字宗吉，錢塘人。楊廉夫游杭，訪其叔祖士衡于傳桂堂。宗吉年十四，見廉夫香奩八題，卽席倚和，俊語疊出。其花生春跡云：燕尾点波微有韻，凤头踏月悄无声。黛眉顰色云：恨从張敞毫边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欢云：織錦軒窗聞笑語，采苹洲渚听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香竹非因雨，点点楊花不是春。廉夫歎賞，謂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駒也。』因以鞋杯命題，宗吉制沁园春一闕，廉夫大喜，命侍妓歌以行酒，欢飲而罢。洪武中，以薦历仁和、临安、宜阳訓导，陞周府右長史。永乐間，下詔獄，謫戍保安十年。洪熙乙巳，英国公奏請赦还，令主家塾三載，放归，卒。年八十七。宗吉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話』及『乐府歌詞』，多假翠倚紅之語，为时傳誦。其在保安，当兴河失守，边境蕭条，永乐己亥，降佛曲于塞下，选子弟唱之，时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聞者凄然泣下。又有漫兴詩及書生歎諸篇，至今貧士失职者，皆諷詠焉。（『列朝詩集』）

瞿佑，字宗吉，錢塘人。生于元至正元年（公元一三四一），卒于明宣德二年（公元一四二七），享年八十七岁。（梁廷燦：『历代名人生卒年表』）

剪灯新話序一

余既編輯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載，襍积于中，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以紀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惊可怪者。所惜笔路荒蕪，詞源淺狹，无鬼目鴻耳之論以发揚之耳。既成，又自以为涉于語怪，近于誨淫，藏之書笥，不欲傳出。客聞而求觀者众，不能尽卻之，則又自解曰：『詩』『書』『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經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書』載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詩，『春秋』紀乱賊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論也。今余此編，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懲惡，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聞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客以余言有理，故書之卷首。

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六月朔日山阳瞿佑書于吳山大隱堂

剪灯新話序二

昔陳鴻作『長恨傳』并『東城老父傳』，時人稱其史才，咸推許之。及觀牛僧儒之『幽怪錄』，劉斧之『青瑣集』，則又述奇紀異，其事之有无不必論，而其制作之體，則亦工矣。乡友瞿宗吉氏著『剪灯新話』，无乃类是乎？宗吉之志确而勤，故其學也博，其才充而敏，故其文也贍。是編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懲惡，动存鑒戒，不可謂无补于世。矧夫造意之奇，措詞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讀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墮泪者，盖亦有之。自非好古博雅，工于文而审于事，曷能臻此哉！至于『秋香亭記』之作，則犹元稹之『鶯鶯傳』也，余將質之宗吉，不知果然否？

洪武三十年夏四月錢塘凌云翰序

剪刀新話序三

余觀宗吉先生『剪刀新話』，其詞則傳奇之流，其意則子氏之寓言也。宗吉家學淵源，博及群集，屢薦明經，母老不仕，得肆力于文學。余嘗接其論議，觀其著述，如開武庫，如遊宝坊，无非惊人之奇，希世之珍；是編特武庫、宝坊中之一耳。然則觀是編者，于宗吉之學之博，尚有□也。

洪武十四年秋八月吳植書于錢塘邑庠進德齋

剪灯新話序四

余觀昌黎韓子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奇之，謂若捕龍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古之文人，其相推獎類若此。及子厚作『讀龍說』，與『河間傳』等，后之人亦未聞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豈前輩所見，有不逮今耶？亦忠厚之志焉耳矣。余友瞿宗吉之為『剪灯新話』，其所志怪，有过于馬孺子所言，而淫則无若河間之甚者。而或者猶沾沾然置喙于其間，何俗之不古也如是！蓋宗吉以褒善貶惡之學，訓導之間，游其耳目于詞翰之場，聞見既多，積累益富。恐其久而記憶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發，可以懲創者，彙次成編，藏之篋笥，以自怡悅，此宗吉之志也。余不敏，則既不知其是，亦不知其非，不知何者為可取，何者為可譏。伏而觀之，但見其有文、有詩、有歌、有詞、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駭、有可嗤。信宗吉于文學而又有余力于他□者也。宗吉索余題，故為賦古体一首以復之云。

山阳才人疇与侶？開口為今圖為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离撫遇心忤忤，道是无凭还有凭，沉沉帳底晝吹笛，煦煦窗前宵剪灯。條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玉簫倚月吹鳳凰，金柵和烟鎖鸚鵡。造化有跡尸者誰？一念纔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无失，怪怪奇奇將有之。丈夫未达虎為狗，濯足滄浪泥數斗，气寒骨聳錚錚有声，脫幘目光如电走。道人青蛇天动摇，不斬寻常花月妖，茫茫尘海漚万点，落落云松酒半瓢。世間万事幻泡耳，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云母屏風薄如紙。鶯鶯宅前芳草迷，燕燕樓中明月低，从来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并棲。久在錢塘江上住，